#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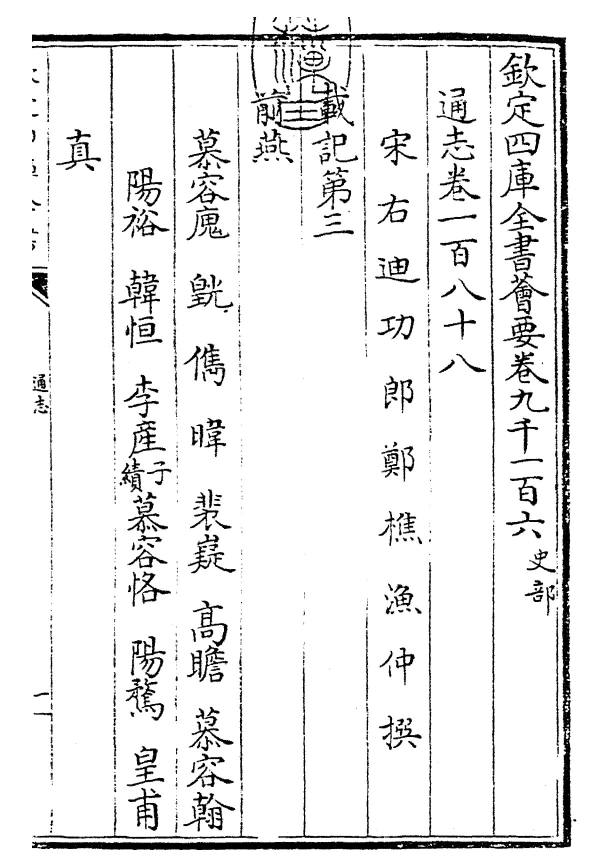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志卷一百八十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六　史部

通志卷一百八十八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載記第三

前燕

慕容廆　皝　儁　暐　裴嶷　高瞻　慕容翰

陽裕　韓恒　李產子續　慕容恪　陽騖　皇甫

真

慕容廆字奕洛瓌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其後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略同秦漢之際為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為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司馬懿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摇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摇其後音訛遂為慕容焉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

容為氏祖木延左賢王父涉歸以全柳城之功進拜鮮卑單于遷邑於遼東北於是漸慕諸夏之風矣廆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安北將軍張華雅有知人之鑒廆童冠時往謁華甚歎異謂曰君至長必為命世之器匡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簪幘遺廆結殷勤而別涉歸死其弟耐篡位將謀殺廆廆亡潛以避禍後國人殺耐迎廆立之初涉歸有憾於宇文鮮卑廆將脩先君之怨表請討之武帝弗許廆怒入寇遼西殺略

甚衆帝遣幽州諸軍討廆戰于肥如廆衆大敗自後復
掠昌黎每歲不絶又率衆東伐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
廆夷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東夷校尉何龕遣督護賈
沉將迎立依慮之子為王廆遣其將孫丁率騎邀之沉
力戰斬丁遂復扶餘之國廆謀於其衆曰吾先公以來
世奉中國且華裔理殊彊弱固别豈能與晉競乎何為
不和以害吾百姓邪乃遣使來降帝嘉之拜為鮮卑都
督廆致敬於東夷府巾衣詣門抗士大夫之禮何龕嚴

兵引見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廆曰主人不以禮賓復何為哉龕聞而慙之彌加敬憚時東胡宇文鮮卑段部以廆威德日廣懼有吞併之計因為寇掠往來不絕廆卑辭厚幣以撫之太康十年廆又遷于徒河之青山廆以大棘城即帝顓頊之墟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上國永寧中燕垂大水廆開倉振給幽方獲濟天子聞而嘉之褒賜命服太安初宇文莫圭遣弟屈雲寇邊城雲別帥大素延攻掠諸部廆親

擊敗之素延怒率衆十萬圍棘城衆咸懼人無距志廆曰素延雖犬羊蟻聚然軍無法制已在吾計矣諸君但為力戰無所憂也乃躬貫甲冑馳出擊之素延大敗追奔百里俘斬萬餘人永嘉初廆自稱鮮卑大單于遼東太守龐本以私憾殺東夷校尉李臻附塞鮮卑素連木津等託為臻報讐實欲因而為亂遂攻陷諸縣殺掠士庶太守袁謙頻戰失利校尉封釋懼而請和連歲寇掠百姓失業流亡歸附者日月相繼廆子翰言於廆曰求

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為之君靡不仗此以成事業者也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膾豈甚此乎豎子外以罷本為名内實幸而為寇封使君以誅本請和而毒害滋深遼東傾没垂已二周中原兵亂州師屢敗勤王仗義今其時也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懸之命數連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復遼邦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于我國此則吾鴻漸之始也終可以得志於諸侯廆從之是日率騎討連津大敗斬之

二部悉降徙之棘城立遼東郡而歸懐帝蒙塵于平陽
王浚承制以廆為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
單于廆不受建興中愍帝遣使拜廆鎮軍將軍昌黎遼
東二國公建武初元帝承制拜廆假節散騎常侍都督
遼左雜夷流人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讓
而不受征虜將軍魯昌説廆曰今兩京傾没天子蒙塵
琅邪承制江東實人命所繫明公雄據海朔跨總一方
而諸部猶怙衆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又自

以為疆今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誰敢不從廆善之乃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及帝即尊位遣謁者陶遼重申前命授廆將軍單于廆固辭公封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廆刑政脩明虛懷引納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廆乃立郡以統流人冀州人為冀陽郡豫州人為成周郡青州人為營丘郡幷州人為唐國郡於是推舉賢才委以庶政以河東裴嶷代郡魯昌北平陽耽為謀主北海逄羨廣平游邃北平西方虔

渤海封抽西河宋᪚河東裴開為股肱渤海封奕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蘭陵繆愷以文章才儁任居樞要會稽朱左車泰山胡母翼魯國孔纂以舊德清重引為賓友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為東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國胄束脩受業馬廆覽政之暇親臨聽之於是路有頌聲禮讓興矣時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毖自以為南州士望意存懷集而流亡者莫有赴之毖意廆拘留乃隂結高句驪及宇文段國等謀滅廆以分其地太興初三國

伐廆廆曰彼信崔毖虛說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既無統一莫相歸伏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幸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請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猜防一則疑吾與毖譎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必矣於是三國攻棘城廆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於衆曰崔毖昨有使至於是二國果疑宇文同於廆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兼其

國何用人為盡衆逼城連營三十里龐簡銳士配皾推鋒於前翰領精騎為竒兵從旁出直衝其營龐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龐軍之至方率兵距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其衆皆震擾不知所為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於其營候獲皇帝玉璽三紐遣長史裴嶷送于建鄴崔毖懼龐之仇巳也使兄子壽僞賀龐會三國使亦至請和曰非我本意崔平州教我耳龐將壽示以攻圍之處臨之以兵曰汝

叔父教二國滅我何以詐來賀我乎熹懼首服廆乃遣熹歸說毖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以兵隨之毖與數十騎棄家室奔于高句麗廆悉降其衆徙熹及高瞻等于棘城待以賓禮明年高句麗寇遼東廆遣衆擊敗之裴嶷至自建鄴帝遣使者拜廆監平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平州刺史增邑二千戶尋加使持節都督幽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進封遼東郡公邑一萬戶常侍單于並如故丹書鐵券承制海東命備官司置平州

守宰叚末波初統其國而不脩備廆遣皝襲之入令支收其名馬寶物而還石勒遣使通和廆距之送其使於建鄴勒怒遣宇文乞得龜擊廆廆遣皝距之以裴嶷為右部都督率索頭為右翼命其少子仁自平郭趣伯林為左翼攻乞得龜克之悉虜其衆乗勝拔其國城收其資用億計徙其人數萬戸以歸成帝即位加廆侍中位特進咸和五年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受廆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慎賢人君子國

家之甚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國之本也不可以不急
酒色便佞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家令數千言
以申其旨遣使與太尉陶侃箋中布忠懷詞旨可觀使
者遭風没海其後廆更寫前箋并齎其東夷校尉封抽
行遼東相韓矯等三十餘人疏上侃府欲進廆為燕王
行大將軍事侃報抽等書其略曰車騎將軍憂國忘身
貢篚載路鴞賊求和執使送之西討段國北伐塞外遠
綏索頭荒服以獻惟北部未賓屢遣征伐又知東方官

號高下齊班進無統攝之權退無等差之降欲進車騎為燕王一二具之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為官摧勒然忠義竭誠今騰牋上聽可不遲速當任天臺也朝議未定八年廆卒乃止時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帝遣使者策贈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襄及儁僭號偽諡武宣皇帝

慕容皝字元真廆第三子也龍顏版齒身長七尺八寸雄毅多權略尚經術達天文廆為遼東公立為世子建

武初拜為冠軍將軍左賢王封望平侯率衆征討累有
功太寧末拜平北將軍進封朝鮮公廆卒嗣位以平北
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内尋而宇文乞得龜為別部
逸豆歸所逐奔死于外皝率騎討之逸豆歸懼而請和
遂築榆陰安晉二城而還初皝庶兄建威翰驍武有雄
才素為皝所忌母弟征虜仁廣武昭並有寵於廆皝亦
不平之及廆卒並懼不自容至此翰出奔段遼仁勸昭
舉兵廢皝皝殺昭遣使按檢仁之虛實遇仁於險瀆仁

知事發殺皝使東歸平郭皝遣其弟建武幼司馬佟壽等討之仁盡衆距戰幼等大敗皆没於仁襄平令王氷將軍孫機以遼東叛于皝東夷校尉封抽護軍乙逸遼東相韓矯玄菟太守高詡等棄城奔還仁於是盡有遼左之地自稱車騎將軍平州刺史遼東公宇文歸段遼及鮮卑諸部並為之援咸和九年皝遣其司馬封奕攻鮮卑木堤于白狼揚威淑虞攻烏丸悉羅侯於平堈皆斬之材官劉佩攻乙連不克段遼遣徙河皝將張萌

逆擊敗之遼弟蘭與翰寇柳城都尉石琮擊敗之旬餘蘭翰復圍柳城皝遣寧遠慕容汗及封奕等救之皝戒汗曰賊衆氣銳難與爭鋒宜顧萬全慎勿輕進必須兵集陣整然後擊之汗性驍銳遣千餘騎為前鋒而進封奕止之汗不從為蘭所敗死者大半蘭復攻柳城為飛梯地道圍守二旬石琮躬勒將士出擊敗之斬首千五百級蘭乃遁歸是歲成帝遣謁者徐孟閭丘孝等持節拜皝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都督

承制封拜一如廆故事皝自征遼東克襄平仁所署居就令劉程以城降新昌人張衡執縣宰以降於是斬仁所置守宰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置和陽武次西樂三縣而歸咸康初遣封奕襲宇文別部涉奕于大獲而還涉奕于率騎追戰于渾水又敗之皝將乗海討仁羣下咸諫以海道危阻宜從陸路皝曰舊海水無凌自仁反已來凍合者三矣昔漢光武因滹沲之冰以濟大業天其或者欲吾乗此而克之乎吾計決矣有沮謀者斬乃

率三軍從昌黎踐凌而往仁不虞龍之至也軍去平郭七里候騎乃告仁狼狽出戰為龍所擒振旅而還立籍田於朝陽門東置官司以主之段遼遣其將李詠夜襲興國遇雨引還都尉張萌追擊擒詠段蘭擁衆數萬屯于曲水亭將攻柳城宇文歸入寇安晋為蘭聲援龍以步騎五萬擊之師次柳城蘭歸皆遁遣封奕率輕騎追擊敗之收其軍實館穀二旬而還謂諸將曰二虜恥無功而歸必復重至宜於柳城左右設伏以待之遣封奕

率騎潛于馬兜山諸道俄而遼騎果至奕夾擊大敗之斬其將榮保遣兼長史劉斌郎中令陽景送徐孟等歸于京師使其世子儁伐段遼諸城封奕攻宇文別部皆大捷而歸立納諫之木以開讜言之路後徙昌黎郡築好城於乙連東使將軍蘭勃戍之以逼乙連又城曲水以為勃援乙連饑甚段遼輸之粟蘭勃要擊獲之遼遣將屈雲攻興國與皝將慕容遵大戰於五官水上雲敗斬之盡俘其衆封奕等以皝任重位輕宜稱燕王皝於

是以咸康三年僭即王位赦其境内以封奕為國相韓壽為司馬裴開陽騖王寓李洪杜羣宋該劉瞻石琮皇甫真陽協宋晃平熙張泓等並為列卿將帥起文昌殿乘金根車駕六馬出入稱警蹕以其妻段氏為王后世子儁為太子皆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皝以段遼屢為邊患遣將軍宋回稱藩于石虎請師討遼虎於是總衆而至皝率諸軍攻遼令支以北諸城遼遣其將段蘭來距大戰敗之斬級數千掠五千餘戶而歸虎至徐無遼

奔宻雲山虎進入令支怒𣪍之不會師也進軍擊之至于棘城戎卒數十萬四面進攻郡縣諸部叛應虎者三十六城相持旬餘左右勸𣪍降𣪍曰孤方取天下何乃降人乎遣子恪等率騎二千晨出擊之虎諸軍驚擾棄甲而遁恪乘勝追之斬獲三萬餘級築戍凡城而還段遼遣使詐降於石虎請兵應接虎遣其將麻秋率衆迎遼恪伏精騎七千於宻雲山大敗之獲其司馬陽裕將軍單于亮擁段遼及其部衆以歸帝又遣使拜為征北

大將軍幽州牧領平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增邑萬戶持節都督單于公如故䝤前軍帥慕容評敗虎將石城等于遼西斬其將呼延晃張支掠千餘戶以歸段遼謀叛䝤誅之虎又使石成入攻凡城不克進陷廣城䝤雖稱燕王未有朝命乃遣其長史劉祥獻捷京師兼言權假之意並請大舉討平中原又聞庾亮薨弟冰翼皆為將相乃表言不宜崇顯舅氏又與冰書戒以負乘之累冰見表及書甚懼以其絕遠非所能制遂與何充等奏聽

皝稱燕王其年皝伐高句麗王釗乞盟而還明年釗遣其世子朝於皝初段遼之敗也建威翰奔于宇文歸自以威名夙振終不保全乃陽狂恣酒被髪歌呼歸信而不禁故得周游自任至於山川形便攻戰要路莫不練之皝遣商人王車陰使察翰翰見車無言撫膺而已車還以白皝曰翰欲來也乃遣車遺翰弓矢翰乃竊歸駿馬攜其二子而還皝將圖石氏從容謂諸將曰石虎自以安樂諸城守防嚴重城之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

出其不意冀之北土盡可破也於是率騎二萬出蠮螉塞長驅至於薊城進渡武遂津入於高陽所過焚燒積聚掠徙幽冀三萬餘戸使陽裕唐柱等築龍城構宮廟改柳城為龍城縣於是成帝使兼大鴻臚郭希持節拜皝侍中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大將軍燕王其餘官皆如故封諸功臣百餘人咸康七年皝遷都龍城率勁卒四萬入自南陜以伐宇文高句麗又使翰及子垂為前鋒遣長史王寓等勒衆萬五千從北置而進高句麗王釗

謂昪軍之從北路也乃遣其弟武統精鋭五萬攻北置
躬率弱卒以防南陜翰與釗戰于木底大敗之乘勝遂
入丸都釗單馬而遁昪掘釗父利墓載其尸並其母妻
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宫室毁丸都而歸明年釗
遣使稱臣於昪貢其方物乃歸其父尸宇文歸遣其國
相莫淺渾伐昪諸將請戰昪不許渾以昪為憚之荒酒
縱獵不復設備昪曰渾奢怠已甚今則可一戰矣遣翰
率騎擊之渾大敗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昪躬巡郡縣勸

課農桑起龍城宫闕尋又率騎二萬親伐宇文歸以翰
及垂為前鋒歸使其驍將涉奕于盡衆距翰翰急遣謂
翰曰奕于雄悍宜小避之待虜勢驕然後取也翰曰歸
之精鋭盡在於此今若克之歸則不勞兵而滅奕于徒
有虛名其實易與耳不宜縱敵挫吾兵氣於是前戰斬
奕于盡俘其衆歸遠遁漠北皝開地千餘里徙其部人
五萬餘落於昌黎改涉奕于城為威徳城行飲至之禮
論功行賞各有差以牧牛給貧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

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歛記室參軍封裕入諌以為宜省罷諸苑以業流人人至而無資産者賜之以牧牛且魏晉雖道消之世猶削取百姓不至於七八持官牛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悦樂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而況增於此者乎又水旱之厄堯湯所不免王者宜濬治溝澮循鄭白西門史起溉灌之法旱則決溝為雨水則入於溝瀆上無雲漢之憂下無昬墊

之患句麗百濟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勢所徙非如中國慕義而至咸有思歸之心今戶垂十萬狹湊都城恐方將為國家深害宜分其兄弟宗屬徙于西境諸城撫之以恩檢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國之虛實今中原未平資產未廣官司猥多游食者衆一夫不耕歲受其饑政之巨患莫甚於此其有經略出世才稱時求者自可隨須置之列位非此已往其耕而食蠶而衣亦天之道也殿上聖性寬明思言若渴前者參軍王憲大夫

劉明並竭忠獻欵主者責以妖妄致之於法雖殿下苞容恕其大辟然猶加黜削禁錮以此求言豈有得邪又四業者國之所資教學者有國盛事習戰務農尤其本也百工商賈猶其末耳宜量軍國所須置其員數已外歸之於農教之戰法學者三年無成亦宜還之於農不可徒充大員以塞聽儁之路覽諫乃下令曰君以黎元為國黎元以穀為命然則農者國之本也其悉罷苑囿以給百姓無田業者全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

一頭若私有餘力樂取官牛墾官田者其依魏晉舊法溝洫溉灌有益官私主者量造務盡水陸之勢中州未平兵難不息勲誠既多官僚不可以減也待克平凶醜徐更議之百工商賈數四佐與列將速定大員餘者還農學生不任訓教者亦除員錄夫人臣開言於人主至難也妖妄不經之事皆應蕩然不問擇其善者而從之王愿劉明雖其罪應禁黜亦由孤之無大量也可悉復本官仍居諫司封生蹇蹇深得王臣之體詩不云乎無

言不酬其賜錢五萬明宣內外有欲陳孤過者不拘貴賤勿有所諱時有黑龍白龍各一見于龍山㪍親率羣僚觀之去龍二百餘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㪍大悅還宮赦其境內號新宮曰和龍立龍翔佛寺于山上賜其大臣子弟為官學生者號高門生立東庠于舊宮以行鄉射之禮每月臨觀考試優劣㪍雅好文籍勤於講授學徒甚盛至千餘人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誡十五篇以教冑子慕容恪攻高句麗南

蘇克之置戍而還三年遣其世子儁與恪率騎萬七千東襲扶餘克之虜其王及部衆五萬餘口以還皝親臨東庠考試學生其經通秀異者擢充近侍以久旱丐百姓田租罷成周冀陽營丘等郡以渤海人為興集縣河間人為寧集縣廣平魏郡人為興平縣東萊北海人為育黎縣吳人為吳縣悉隸燕國皝嘗畋于西鄙將濟河見一父老服朱衣乘白馬舉手麾皝曰此非獵所王其還也祕之不言遂濟河連日大獲後見白兎馳射之馬

倒被傷乃說所見輦而還宮引儁屬以後事以永和四年死在位十五年時年五十二儁僭號追謚文明皇帝慕容儁字宣英皝之第二子也初廆常言吾積福累仁子孫當有中原既而生儁廆曰此兒骨相不恒吾家得之矣及長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魁偉博觀圖書有文武幹略皝為燕王拜儁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燕王世子皝死永和五年僭即燕王位依春秋列國故事稱元年赦于境内是時石虎死趙魏大亂儁將圖兼

并之計以慕容恪為輔國將軍慕容評為輔弼將軍陽騖為輔義將軍慕容垂為前鋒都督建鋒將軍簡精卒二十餘萬以待期是歲穆帝使謁者陳沉拜儁為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冀并平四州牧大將軍大單于燕王承制封拜一如廆皝故事明年儁率三軍南伐出自盧龍次于無終石虎幽州刺史王午棄城走留其將王他守薊儁攻陷其城斬他因而都之徙廣寗上谷人于徐無代郡人于凡城而還及冉閔殺石

祇僭稱大號遣其使人常煒聘於儁儁引之覲下使其記室封裕詰之曰冉閔養息常才負恩篡逆有何祥應而僭稱大號煒曰天之所興其致不同狼烏紀于三王麟龍表于漢魏寡君應天馭歷能無祥乎且用兵殺罰哲王盛典湯武親行誅放而仲尼美之魏武養於宦官莫知所出衆不盈旅遂能終成大功暴胡酷亂蒼生屠膾寡君奮劒而誅除之黎元獲濟可謂功格皇天勲侔高祖恭承乾命有何不可裕曰石祇去歲使張舉請救

云壐在襄國其言信不又聞閔鑄金為已象壞而不成
奈何言有天命煒曰誅胡之日在鄴者略無所遺壐何
從而向襄國此求救之辭耳天之神壐實在寡君且妖
孽之徒欲假奇眩衆或改作萬端以神其事寡君今已
握乾符類上帝四海懸諸掌大業集于身何所求慮而
取信此乎鑄形之事所未聞也儁既銳信舉言又欣於
閔鑄形之不成也必欲審之乃積薪置火於其側命裕
等以意喻之煒神色自若抗言曰結髮已來尚不欺庸

人況千乘乎巧詐虛言以救死者使臣所不為也直道受戮死自分耳益薪速火君之大患左右勸儁殺之儁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此亦人臣常事遂赦之遣慕容恪略地中山慕容評攻王午于魯口恪次唐城冉閔將白同中山太守侯龕固守不下恪留其將慕容彪攻之進討常山評次南安王午遣其將鄭生距評評逆擊斬之侯龕踰城出降恪進克中山斬白同儁軍令嚴明諸將無所犯閔章武太守賈堅率郡兵邀評戰于高城擒

堅於陣斬首三千餘級是歲丁零翟鼠及冉閔將劉準等率其所部降于儁封鼠歸義王拜準左司馬畤鮮卑段勤初附於儁其後復叛儁遣慕容恪及相國封奕討冉閔于安喜慕容垂討段勤于繹幕儁如中山為二軍聲勢閔懼奔于常山恪追及於泒水閔威名素振衆咸憚之恪謂諸將曰閔師老卒疲實為難用加其勇而無謀一夫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吾今分軍為三部犄角以待之閔性輕銳又知吾軍勢非其敵必出萬死

衝吾中軍吾今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君但屬卒從傍
須其戰合夾而擊之蔑不克也及戰敗之斬首七千餘
級擒閔送之斬於龍城恪屯軍呼沲閔將蘇亥遣其將
金光率騎數千襲恪恪逆擊斬之亥大懼奔于并州恪
進據常山段勤懼而請降遂進攻鄴閔將蔣幹閉城距
守儁又遣慕容評等率騎一萬會攻鄴是時鷰巢于儁
正陽殿之西椒生三雛頂上有竪毛凡城獻異鳥五色
成章儁謂羣僚曰是何祥也咸稱鷰者燕鳥也首有毛

冠者言大燕龍興冠通天章甫之象也巢正陽西棘者言至尊臨軒朝萬國之徵也三子者數應三統之驗也神烏五色言聖朝將繼五行之籙以御四海者也儁覽之大悅既而將軒率銳卒五千出城挑戰慕容評等擊敗之斬首四千餘級軒單騎還鄴於是羣臣勸儁稱尊號儁荅曰吾本幽漠射獵之鄉被髮左衽之俗歷數之籙寧有分邪卿等苟相褒舉以覬非望實匪寡德所宜聞也慕容恪封奕討王午于魯口降之尋而慕容評攻

克鄴城送冉閔妻子僚屬及其文物于中山先是蔣幹以傳國璽送于建鄴儁欲神其事業言歷運在已乃詐云閔妻得之以獻賜號曰奉璽君因以永和八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建元曰元璽署置百官以封奕為太尉慕容恪為侍中陽騖為尚書令皇甫真為尚書左僕射張希為尚書右僕射宋活為中書監韓恒為中書令其餘封授各有差追尊廆為高祖武宣皇帝皝為太祖文明皇帝時朝廷遣使詣儁儁謂使者曰汝還白汝天

子我承人之為中國所推巳為帝矣初石虎使人探策于華山得玉版文曰歲在申酉不絶如綫歲在壬子真人乃見及此燕人咸以為儁之應也改司州為中州置司隷校尉官羣下言大燕受命上承光紀黑精之君運歷傳屬代金行之后宜行夏之時服周之冕旗幟尚黑牲牡尚玄儁從之其從行文武諸藩使人及登號之日者悉增位三級派河之師守鄴之軍下及戰士賜各有差臨陣戰亡者將士加贈二等士卒復其子孫殿中舊

人皆隨才擢叙立其妻可足渾氏為皇后世子暐為皇
太子晉寧朔將軍榮胡以彭城魯郡叛降于儁常山人
李犢聚衆數千反于普壁壘儁遣慕容恪率衆討降之
初冉閔既敗王午自號安國王午既死呂護復襲其號
保魯口恪進討走之遣前軍悅綰追入于野王悉降其
衆姚襄以梁國降于儁以慕容評為都督秦雍益梁江
揚荆徐兗豫十州河南諸軍事權鎮于洛水慕容彊為
前鋒都督都督荆徐二州緣淮諸軍事進據河南儁自

和龍至薊城幽冀之人以為東遷互相驚擾所在屯結其下請討之儁曰羣小以朕東巡故相惑耳今朕既至尋當自定然不虞之備亦不可不為於是令内外戒嚴苻生河内太守王會黎陽太守韓高以郡歸儁晉蘭陵太守孫黑濟北太守高柱建興太守高瓮各以郡叛歸于儁初儁車騎大將軍范陽公劉寧屯據𦙶城降于苻氏至此率戶三千詣薊歸罪拜後將軍高句麗王釗遣使謝恩貢其方物儁以釗為營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

營州刺史封樂浪公王如故初段蘭之子龕因冉閔之亂擁衆東屯廣固自號齊王稱藩于建鄴遺書抗中表之儀非儁正位儁遣慕容恪慕容塵討之恪既濟河龕弟羆驍勇有智計言於龕曰慕容恪善用兵加其衆旅既盛恐不可抗也若頓兵城下雖復請降懼終不聽王但固守羆請率精鋭距之若其戰捷王可馳來追擊使虜匹馬無反如其敗也遽出請降不失千戸侯也龕弗從羆固請行龕怒殺之率衆三萬來距恪恪遇龕於濟

水之南與戰大敗之遂斬其弟欽盡俘其衆恪進圍廣
固命諸將築室反耕為持久之計以困龕龕所署徐州
刺史王騰索頭單于薛雲降于恪段龕之被圍也遣使
詣建鄴請救穆帝遣北中郎將荀羨赴之憚虜彊遷延
不敢進攻破陽都斬王騰以歸恪遂克廣固以龕為伏
順將軍徙鮮卑胡羯三千餘戸于薊留慕容塵鎮廣固
恪振旅而歸儁太子曄死偽謚獻懐升平元年復立次
子暐為皇太子赦其境内改元曰光壽遣其撫軍慕容

垂中軍慕容虔與護軍平熙等率步騎八萬討丁零勅
勤于塞北大破之俘斬十餘萬級獲馬十三萬匹牛羊
億餘萬初𡚁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虎之伐棘
城也𡚁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蹀齧人莫能近𡚁曰
此馬見異先朝孤常杖之濟難令不欲者蓋先君之意
乎乃止虎尋退𡚁益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
虧儁比之於鮑氏驄命鑄銅以圖其象親為銘賛鐫勒
其旁置之薊城東掖門是歲象成而馬死匈奴單于賀

賴頭率部落三萬五千降于儁拜寧西將軍中郡公處之于代郡平舒城晉泰山太守諸葛攸伐其東郡儁遣慕容恪距戰王師敗績北中郎將謝万先據梁宋懼而遁歸恪進兵入寇河南汝潁譙沛皆陷置守宰而還儁自薊城遷于鄴赦其境內繕脩宮殿復銅雀臺使昌黎遼東二郡營起廆廟范陽燕郡構皝廟以其護軍平熙領將作大匠監造二廟焉苻堅平州刺史劉特率戶五千降于儁河間李黑聚衆千餘攻略州郡殺東彊令衛

顏儁長樂太守傅顏討斬之常山大樹自拔根下得璧七十珪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玉儁以為嶽神之命遣其尚書郎段勤以太牢祀之初冉閔之僭號也石虎將李歷張平高昌等並率其所部稱藩於儁遣子入侍既而投款建鄴結援苻堅並受爵位羈縻自固雖貢使不絕而誠節未盡呂護之走野王也遣弟奉表謝罪於儁拜寧南將軍河内太守又上黨馮鴦自稱太守附於張平平屢言之儁以平故赦其罪以為京兆太守護鴦

亦陰通京師張平跨有新興鴈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壘壁三百餘胡晉十餘萬戸遂拜置征鎮爲鼎跱之勢儁遣其司徒慕容評討平領軍慕輿根討鴦司空陽騖討昌撫軍慕容臧攻歷并州壘壁降者百餘所以尚書右僕射悅綰爲安西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并州刺史以撫之平所署征西諸葛驤鎮北蘇象寧東喬庶鎮南石賢等率壘壁百三十八降于儁儁大悅皆復其官爵既而平率衆三千奔于平陽鴦奔于野王歷走榮

陽昌奔邵陵悉降其衆儁於是復圖入寇兼欲經略關西乃令州郡校閱見丁精覆隱漏率戶留一丁餘悉發之欲使步卒滿一百五十萬期明年大集將進臨洛陽為三方節度武邑劉貴上書極諫陳百姓凋弊召兵非法恐人不堪命有土崩之禍并陳時政不便于時者十有三事儁覽而悅之付公卿博議事多納用乃改為三五占兵寬戎備一周悉令明年季冬赴集鄴都是歲晉將荀羨攻山茌拔之斬儁泰山太守賈堅儁青州刺史

慕容廆遣司馬悦明救之羡師敗績復陷山茌儁立小學于顯賢里以教胄子封其子泓為濟北王沖為中山王讌羣臣於蒲池酒酣賦詩因談經史語及周太子晉潸然流涕顧謂羣臣曰昔魏武追痛倉舒孫權悼登無已孤常謂二主緣愛稱奇無大雅之體自曄亡以來孤鬢髮中白始知二主有以而然卿等言曄定何如也孤令悼之得無貽怪將來乎其司徒左長史李績對曰獻懐之在東宫臣為中庶子既忝近侍聖質志業臣實不

敢不知臣聞道備無愆其唯聖人乎先太子大德有八未見闕也雋曰卿言亦以過矣然試言之績曰至孝自天性與道合此其一也聰明慧悟機思若流此其二也沉毅好斷理詣無幽此其三也疾諛亮物雅悅直言此其四也好學愛賢不恥下問此其五也英姿邁古藝業超時此其六也虛襟恭讓尊師重道此其七也輕財好施勤恤民隱此其八也雋泣曰卿雖寢譽然此兒若在吾死無憂也吾既不能追蹤唐虞官天下以禪有德近

模三王以世傳授景茂幼冲器藝未舉卿以為何如績曰皇太子天資岐嶷聖敬日躋而八德闕然二闕未補雅好遊田娛心絲竹所以為損耳儁顧謂暐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汝宜戢之因問高年疾苦孤寡不能自存者賜穀帛有差儁夜夢石虎齧其臂寤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尸蹋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遣其御史中尉陽約數其殘酷之罪鞭之棄于漳水諸葛攸又率水陸二萬討儁入自石門屯于河渚攸部將匡超進

據嶠嶅蕭館屯于新栅又遣督護徐冏率水軍三千泛舟上下為東西聲勢儁遣慕容評傅顔等統步騎五萬戰于東阿王師敗績塞北七國賀蘭涉勤等皆降俄而儁寢疾謂慕容恪曰吾所疾惙然當恐不濟脩短命也復何所恨但二寇未降景茂冲幼慮其未堪多難吾欲遠追宋宣以社稷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聖必能勝殘刑措不可以亂正統也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也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

乎儁曰若汝行周公之事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堪

大任汝善遇之是時兵集鄴城盜賊互起每夜攻劫晨

昏斷行於是寬常賦設奇禁賊盜有相告者賜奉車都

尉捕誅賊首木穀和等百餘人乃止升平四年儁死時

年四十二在位十一年偽諡景昭皇帝廟號烈祖墓號

龍陵儁雅好文籍自初即位至末年講論不倦覽政之

暇唯與侍臣錯綜義理凡所著述四十餘篇性嚴重慎

威儀未曾以慢服臨朝雖閒居宴處亦無懈怠之色云

慕容暐字景茂儁第三子也初封中山王尋立為太子及儁死羣臣欲立慕容恪恪辭曰國有儲君非吾節也於是立暐升平四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建熙立其母可足渾氏為皇太后以慕容恪為太宰録尚書行周公事慕容評為大傅副賛朝政慕輿根為太師慕容垂為河南大都督征南將軍兖州牧荆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鎮梁國孫希為安西將軍并州刺史傅顔為護軍將軍其餘封授各有差暐既庸弱國事皆委之於

恪慕輿根自恃勲舊驕傲有無上之心忌恪之總朝權將伺隙為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幼冲母后干政殿下宜慮楊駿諸葛元遜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先王之成制過山陵之後可廢主上為一國王殿下踐尊位以建大燕無窮之慶恪曰公醉乎何言之悖也昔曹臧吴札並於家難之際猶曰為君非吾節况今儲君嗣統四海無虞宰輔受遺奈何便有私議公忘先帝之言乎根大懼陳謝而退恪以告慕

容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凶二虜伺隙山陵未建而宰輔自相誅滅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容忍之根與左衛慕輿干潛謀誅恪及評因而篡位入白可足渾氏及暐曰太宰太傅將謀為亂臣請率禁兵誅之以安社稷可足渾氏將從之暐曰二公國之親賢先帝所託終應無此未必非太師將為亂也於是使其侍中皇甫真護軍傅顏收根等於禁中斬之大赦境內遣傅顏率騎二萬觀兵河南臨淮而還軍威甚盛初儁所署寧南將

軍呂護據野王陰通京師穆帝以護為前將軍冀州刺史儁死謀引王師襲鄴事覺暐使慕容恪等率衆五萬討之傅顔言於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既臨則上下喪氣曾不敢闚兵中路展其螗蜋之心此則士卒懾魂敗亡之驗也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為長久之策今賊形便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為備之道未易卒平今圍之窮城樵採路絕内無蓄積外無彊援不過十旬其斃必矣

何必遽殘士卒之命而趣一時之利哉吾嚴濬圍壘休養將卒以重官美貨間而離之事淹勢窮其釁易動我則未勞而屈巳敝此為兵不血刃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護遣其將張興率勁卒七千出戰傅顏擊斬之自三月至八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晉悉降其衆尋復叛歸于暐暐待之如初因遣傅顏與護率衆據河陰顏北襲勅勤大獲而還護攻洛陽中流矢而死將軍段崇收軍北渡屯于野王暐遣其寧東慕容忠攻陷滎陽又

遣鎮南慕容塵冠長平時晉冠軍將軍陳祐戍洛陽遣使請救帝遣桓温援之興寧初暐復使慕容評寇許昌懸瓠陳城並陷之遂略汝南諸郡徙萬餘戸于幽冀暐豫州刺史孫興上疏請步卒五千先圖洛陽暐納之遣其太宰司馬悦希軍于盟津孫興分戍成臯以為之聲援尋而陳祐率衆奔陸渾河南諸壘悉陷於希慕容恪攻陷金墉害楊威將軍沈勁以其左中郎慕容筑為假節征虜將軍洛州刺史鎮金墉慕容垂為都督荊陽洛

徐兖豫雍益凉秦等十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荊州牧

配兵一萬鎮魯陽時暐境内多水旱慕容恪慕容評並

稽首歸政暐不許評恪等固請暐勑斷其讓表乃止暐

鍾律郎郭欽奏議以暐承石虎水為木德暐從之太和

元年暐遣撫軍慕容厲攻晉泰山太守諸葛攸攸奔于

淮南厲悉陷兖州諸郡置守宰而還慕容恪有疾深慮

暐政不在已慕容評性多猜忌大司馬之位不能允授

人望乃召暐兄樂安王臧謂之曰今勁秦跋扈彊吳未

賔二寇並懷進取但患事之無由耳夫安危在得人國興在賢輔若能推才任忠和同宗盟則四海不足圖二虜豈能為難哉吾以常才受先帝顧託之重每欲埽平關隴蕩一甌吳庶嗣成先帝遺志謝憂責于當年而疾固彌留恐此志不遂所以没有餘恨也吳王天資英傑經略超時司馬統職兵權不可以失人吾終之後必以授之若以親疎次第不以授汝當以授冲汝等雖才識明敏然未堪多難國家安危實在于此不可昧利忘憂

以致大悔也又以告評月餘而死其國中皆痛惜之先
是晉南陽督護趙弘以宛降暐暐遣其南中郎將趙盤
自魯陽戍宛至此晉右將軍桓豁攻宛拔之趙盤退奔
魯陽豁遣輕騎追盤及於雉城大戰敗之執盤戍宛而
歸苻堅將苻諛據陜降于暐時有圖書云燕馬當飲渭
水堅恐暐乘釁入關大懼乃盡精銳以備華陰暐羣下
議欲遣兵救諛因圖關右慕容評素無經略又受苻堅
間貨沮議曰秦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雖明豈如先帝

吾等經略又非太宰之匹終不能平秦也但可閉關息旅保寧疆場足矣暐魏尹慕容德上疏乞命皇甫真引并冀之衆徑趣蒲坂臣垂引許洛之兵馳解謏圍太傅總京都虎旅爲二軍後繼斯誠圖氏之上策也暐覽表大悅將從之評固執不許乃止苻謏知評暐之無遠略恐救師弗至乃牋於慕容垂皇甫真曰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爲燕患爲日久矣今若乘機不赴恐燕之君臣將有甬東之悔垂得書私於真曰方爲人患者必在於

秦主上富於春秋未能留心政事觀太傅度畧豈能抗苻堅王猛乎真曰然繞朝有云謀之不從可如何暐僕射悅綰言於暐曰太宰政尚寛和百姓多有隱附傳曰唯有德者可以寛臨衆其次莫如猛今諸軍營戶三分共貫風教陵弊威綱不舉宜悉罷軍封以實天府之饒肅明法令以清四海暐納之綰既定制朝野震局出戶二十餘萬慕容評大不平尋賊綰殺之晉大司馬桓温江州刺史桓冲豫州刺史袁真率衆五萬伐暐前兖州

刺史孫元起兵應之溫部將檀玄攻胡陸執暐寧東慕容忠暐遣其將慕容厲與溫戰于黄墟厲師大敗單馬奔還高平太守徐翻以郡歸順溫前鋒朱序又破暐將傅顔于林渚溫軍大振次於枋頭暐懼謀奔和龍慕容垂曰不然臣請擊之若戰不捷走未晚也乃以垂爲使持節南討大都督慕容德爲征南將軍率衆五萬距溫使其散騎侍郎樂嵩乞師於苻堅堅遣將軍苟池率衆二萬出自洛陽師于頼川外爲赴援内實覘隙有兼并

之志矣慕容德屯于石門絕温糧漕豫州刺史李邽率州兵五千斷温餽運温頻戰不利糧運復絶又聞堅師之至乃焚舟棄甲而退德率勁騎四千先温至襄邑東伏於澗中與垂前後夾擊王師大敗死者三萬餘人苟池聞温班師邀擊于譙温衆又敗死者萬計垂既有大功威德彌振慕容評素不平之垂又言其將孫蓋等摧鋒陷銳宜論功超授評寢而不録垂數以為言頗與廷爭可足渾氏素惡垂毀其戰功遂與評謀殺垂垂懼奔

于符堅先是暐使其黄門侍郎梁琛聘于堅琛還言於評曰秦揚兵講武運粟陜東以琛觀之無久和之理兼吳王西奔必有覬覦之計深宜備之評曰不然秦豈可受吾叛臣而不懐和好哉琛曰鄰國相并有自來矣况今並稱大號理無俱存符堅機明好斷納善如流王猛有王佐之才鋭於進取觀其君臣相得自謂千載一時桓温不足為慮終為人患者其唯王猛乎暐評不以為虞皇甫真又陳其事曰符堅雖聘使相尋託輔車為論

然抗均鄰敵勢同戰國明其甘於取利無慕善之心終不能守信存和以崇久要也頃來行人累續兼師出洛川夷險要害具之耳目覘虛實以措奸圖聽風塵而伺國隙者寇之常也又吳王外奔為之謀主伍員之禍不可不慮洛陽并州壺關諸城並宜增兵益守以防未兆暐召評而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仗我為援且苻堅庶幾善道終不納叛臣之言不宜輕自擾懼以動寇心也暐從之俄而堅遣其將王猛率衆伐暐攻慕容筑于金

墉暐遣慕容臧率衆救之臧次滎陽猛部將梁成洛州刺史鄧羌與臧戰于石門臧師敗績死者萬餘遂相持于石門筑以救兵不至以金墉降于猛梁成又敗慕容臧斬首三千餘級獲其將軍楊璩臧遂城新樂而還桓溫之敗也歸罪于豫州刺史袁真真怨以壽陽降暐暐遣其大鴻臚溫統署真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領護南蠻校尉揚州刺史封宣城公未至而真統俱卒真黨朱輔立真子瑾為建威將軍

豫州刺史以固壽陽時外則王師及苻堅交侵兵革不息内則暐母亂政評等貪冒政以賄成官非才舉羣下切齒焉其尚書左丞申紹上疏極陳時政之闕暐不納苻堅又使王猛楊安率衆伐暐猛攻壺關安攻晉陽暐使慕容評等率中外精卒四十餘萬距之猛安進師潞川州郡盜賊大起鄴中多怪異暐憂懼不知所為乃召其使而問曰秦衆何如今大師既出猛等能戰否或對曰秦國小兵弱豈王師之敵景略常才又非太傅之匹

不足憂也黄門侍郎梁琛中書侍郎樂嵩進曰不然兵書之義計敵能鬬當以筭取之若蕫敵不鬬非萬全之道也慶鄭有云秦衆雖少戰士倍我衆之多少非可問也且秦行師千里固戰是求何不戰之有乎暐不恱猛與評等相持評以猛懸軍遠入利在速戰議以持久制之猛乃遣其將郭慶率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高山燒評輜重火見鄴中評性貪鄙鄣固山泉賣樵鬻水積錢絹如丘陵三軍莫有鬬志暐遣其侍中蘭伊讓評曰王

高祖之子也宜以宗廟社稷為憂奈何不務撫養勲勞
專以聚斂為心乎府藏之珍貨朕豈與王愛之若寇軍
冒進王持錢帛安所置也皮之不存毛將安傅錢帛可
散之三軍以平寇凱旋為先也評懼而與猛戰于潞川
評師大敗死者五萬餘人評等單騎遁還猛遂長驅至
鄴堅復率衆十萬會猛攻暐先是慕容桓以衆萬餘屯
于沙亭為評等後繼聞評敗引屯内黄堅遣將鄧羌攻
信都桓率鮮畢五千退保和龍散騎侍郎徐蔚等率扶

餘高句麗及上黨質子五百餘人夜開城門以納堅軍

暐與評等數十騎奔于昌黎堅遣郭慶追及暐于高陽

堅將巨武執暐將縛之暐曰汝何小人而縛天子武曰

我梁山巨武受詔縛賊何謂天子邪遂送暐于堅堅詰

其奔狀暐曰狐死首丘欲歸死于先人墳墓耳堅哀而

釋之令還宮率文武出降郭慶遂追評桓于和龍桓殺

其鎮東慕容亮而并其衆攻其遼東太守韓稠于平州

郭慶遣將軍朱嶷擊桓執而送之堅徙暐及其王公已

下並鮮卑四萬餘戸于長安封暐新興侯署為尚書堅征壽春以暐為平南將軍別部都督淮南之敗隨堅還長安既而慕容垂攻苻丕于鄴慕容冲起兵關中暐謀殺堅以應之事發為堅所誅時年三十五及德僭稱尊號偽謚幽皇帝始廆以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暐四世暐在位二十一年以海西公太和五年滅通廆凡八十五年

裴嶷字文冀河東聞喜人也父昶司隸校尉嶷清方有

幹畧累遷至中書侍郎轉給事黄門郎滎陽太守屬天下亂嶷兄武先為𤣥莬太守嶷遂求為昌黎太守至郡久之武卒嶷被徵乃將武子開送喪俱南既達遼西道路梗塞乃與開投廆時諸流寓之士見廆草創並懷去就嶷首定名分為羣士啓行廆甚悅以嶷為長史委以軍國之謀及悉獨官寇逼城下內外騷動廆問策於嶷嶷曰悉獨官雖擁大衆軍無號令衆無部伍但當伺其無備則成擒耳廆從之遂陷寇營廆威德於此甚振將

遣使獻捷於建鄴妙簡行人令嶷將命初朝廷以庬僻在荒遠猶以邊裔之豪處之嶷既使至盛言庬威略又知四海英賢並為其用舉朝改觀焉嶷將還帝試留嶷以觀之嶷辭曰臣世荷朝恩濯纓華省因亂流寄投迹荒遐今遭開泰得覩朝廷復賜恩詔即留京輦於臣之私誠為厚幸顧以皇居播遷山陵幽辱慕容龍驤將軍越在遐表乃心王室慷慨之誠義感天地方埽平中壤奉迎皇輿故遣使臣萬里表誠今若留臣必謂國家遺

其僻陋孤其丹心使懷義懈怠是以微臣區區忘身為國貪還反命耳帝曰卿言是也乃遣嶷還庬後謂羣僚曰裴長史名重中朝而降屈如此豈非天以授孤也出為遼東相轉樂浪太守

高瞻字子前渤海蓨人也少而英爽有俊才身長八尺二寸光熙中調補尚書郎屬永嘉之亂還鄉里乃與父老議曰今皇綱不振兵革雲擾此郡沃壤憑固河海若兵荒歲儉必為寇庭非謂圖安之所王彭祖先在幽薊

據燕代之資兵彊國富可以託也諸君以為何如衆咸善之乃與叔父隱率數千家北徙幽州既而以王浚政令無恒乃依崔毖隨毖如遼東毖之與三國謀伐廆也瞻固諫以為不可毖不從及毖奔敗瞻隨衆降于廆廆署為將軍瞻稱疾不起廆敬其姿器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餘也今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蒼生紛擾莫知所係孤思與諸君匡復帝室翦鯨豕于二京迎天子於吳會廓清八表侔勳古烈此孤之心也孤之

顧也君中州大族冠冕之餘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柰何以華夷之異有懐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東夷但問志略何如耳豈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仍辭疾篤廆深不平之瞻又與宋該有隙該陰勸廆除之瞻聞其言彌不自安遂以憂死

慕容翰字元邕廆之庶長子也性雄豪多權略猨臂工射膂力過人廆甚竒之委以折衝之任行師征伐所在有功威聲大振為遠近所憚作鎮遼東高句麗不敢為

冠善撫接愛儒學自士大夫至于卒伍莫不樂而從之及奔段遼深為遼所敬愛柳城之敗段蘭欲乘勝深入翰慮成本國之害詭說於蘭蘭遂不進後石虎征遼皝親將三軍略令支以北遼議欲追之翰知皝躬自總戎戰必克勝乃謂遼曰今石氏向至方對大敵不宜復以小小為事燕王自來士馬精銳兵者凶器戰有危慮若其失利何以南禦乎蘭怒曰吾前聽卿誑說致成今患不復入卿計中矣乃率衆追皝蘭果大敗翰雖處仇國

因事立忠皆此類也及遼奔走翰又北投宇文歸既而逃歸歸乃遣勁騎百餘追之翰遥謂追者曰吾既思戀而歸理無反面吾之弓矢汝曹足知無為相逼自取死也吾處汝國久恨不殺汝汝可百步豎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不中者可來前也歸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便中刀環追騎乃散既至皝甚加恩禮建元二年從皝討宇文歸臨陣為流矢所中卧病積時後疾漸愈於其家中騎馬自試或有人告翰私習騎疑為非常皝素忌之遂

賜死馬翰臨死謂使者曰翰懐疑外奔罪不容誅不能以骸骨委賊庭故歸罪有司天慈曲愍不肆之市朝令日之死翰之生也但逆胡跨據神州中原未靖翰常剋心自誓志吞醜虜上成先王遺㫖下謝山海之責不圖此心不遂没有餘恨命也奈何仰藥而死

陽裕字士倫右北平無終人也少孤兄弟皆早亡單煢獨立雖宗族無能識者惟叔父耽幼而竒之曰此兒非惟吾門之標秀乃佐時之良器也刺史和演辟為主簿

王浚領州轉治中從事忌而不能任石勒既克薊城問
裴嵩曰幽州人士誰最可者嵩曰燕國劉翰德素長者
北平陽裕幹事之才勒曰若如君言王公何以不任嵩
曰王公由不能任所以為明公擒也勒方任之裕乃微
服潛遁時鮮界單于段眷為晉驃騎大將軍遼西公雅
好人物虛心延裕裕謂友人成泮曰仲尼喜佛肸之召
以匏瓜自喻伊尹亦稱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聖賢尚如
此況吾曹乎眷今召我豈徒然哉泮曰今華夏分崩九

州幅裂軌迹所及易水而已欲偃蹇考槃以待大通者
俟河之清也人壽幾何古人以為白駒之歎少游有云
郡掾足以蔭後況國相乎卿追蹤伊孔抑亦知機其神
也裕乃應之拜郎中令中軍將軍處上卿位歷事段氏
五主甚見尊重段遼與鮮相攻裕諫曰臣聞親仁善鄰
國之寶也慕容與國世為婚姻且鮮令德之主不宜連
兵構怨凋殘百姓臣恐禍害之興將由於此願兩追前
失通款如初使國家有泰山之安蒼生蒙息肩之惠遼

不從出為燕郡太守石虎克令支裕以郡降拜北平太守徵為尚書左丞段遼之請迎於虎也裕以左丞領征東麻秋司馬秋敗裕為軍人所執將詣皝皝素聞裕名即命釋其囚拜郎中令遷大將軍左司馬東破高句麗北滅宇文歸皆豫其謀皝甚器重之及遷都和龍裕雅有巧思皝所制城池宮閣皆裕之規模裕雖仕皝日近寵秩在舊人之右性謙恭清儉剛簡慈篤雖歷居朝端若布衣之士士大夫流亡羈絕者莫不經營收葬存恤

孤遺士無賢不肖皆傾身待之是以所在推仰初范陽盧諶每稱之曰吾及晉之清平歷觀朝士多矣忠清簡毅篤信義烈如陽士倫者實亦未幾及死甚悼之時年六十一

韓恒字景山灌津人也父黙以學行顯名恒少能屬文師事同郡張載載奇之曰王佐才也身長八尺一寸博覽經籍無所不通永嘉之亂避地遼東廆既逐崔毖復徙昌黎召見嘉之拜參軍事咸和中宋該等建議以廆

立功一隅勤誠王室位卑任重不足以鎮華夷宜表請大將軍燕王之號廆納之命羣寮博議咸以為宜如該議恒駮曰自羣胡乘閒人嬰荼毒諸夏蕭條無復綱紀明公忠武篤誠憂勤社稷抗節孤危之中建功萬里之外終古勤王之義未之有也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故桓文有寧復一匡之功亦不先求禮命以令諸侯宜繕甲兵候機會除羣凶靖四海功成之後九錫自至且要君以求寵爵者非為臣之義也廆不平

之出為新昌令毦為鎮軍復參軍事遷營丘太守政化大行儁為大將軍徵拜咨議參軍加揚烈將軍儁僭位將定五行次衆論紛紜恒時疾在龍城儁召恒以決之恒未至而羣臣議以燕宜承晉為水德既而恒至言於儁曰趙有中原非唯人事天所命也天實與之而人奪之臣竊謂不可且大燕王迹始自於震於易震為青龍受命之初有龍見於都邑成龍為木德幽契之符也儁初雖難改後終從恒議儁祕書監清河聶熊聞恒言乃

歎曰不有君子國何以興其韓令君之謂乎後與李產
俱傅東宮從太子曄入朝儁顧左右曰此二傅一代偉
人未易繼也其見重如此

李產字子喬范陽人也少剛厲有志格永嘉之亂同郡
祖逖擁衆部於南土力能自固產遂往依之逖素好從
橫弟約有大志產微知其旨乃率子弟十數人間行還
鄉里仕於石氏為本郡太守及慕容儁南征前鋒達郡
界鄉人皆勸產降產曰夫受人之祿當同其安危今若

舍此節以圖存義士將謂我何衆潰始詣軍請降儁嘲之曰卿受石氏寵任衣錦本鄉何故不能立功於時而反委質乎烈士處身於世固當如是耶産泣曰誠知天命有歸非微臣所抗然犬馬為主豈忘自效但以孤窮勢蹙致力無術僶俛歸死實非誠欵儁嘉其慷慨顧謂左右曰此真長者也乃擢用之歷位尚書性剛正好直言每至進見未曾不論朝政之得失同輩咸憚焉儁亦敬其儒雅前後固辭年老不堪理劇轉拜太子太保謂

子續曰以吾之才而致於此始者之願亦已過矣不可復以西夕之年取笑於來今也固辭而歸死於家子續

續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清辯有辭理弱冠為郡功曹時石虎親征段遼師次范陽百姓饑儉軍供有闕虎大怒太守惶怖避匿續進曰郡帶北裔與寇接壤疆場之間人懷危慮聞輿駕親戎將除殘賊雖嬰兒白首咸思效命非唯為國亦自求寧雖身膏草野猶甘為之敢有私吝而闕軍實但比年灾儉家有菜色困敝力屈無所

取濟逋廢之罪情在可矜虎見績年少有壯節嘉而恕之於是太守獲免刺史王午辟為主簿儁之南征也隨午奔魯口鄧恒謂午曰績鄉里在北父已降燕今雖在此終不為用方為人患午曰績於喪亂之中捐家立義情節之重有侔古烈若懐嫌害之必駭衆望恒乃止午恐績終為恒所害乃資遣之及到儁責其背親後至績答曰臣聞豫讓報智伯仇稱于前史既官身所在何事非君陛下方弘唐虞之化臣實未謂歸之晚也儁曰此

亦事主之一節耳累遷太子中庶子及暐立慕容恪欲以績為尚書右僕射暐憾績往言不許恪屢請乃謂恪曰萬機之事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暐請獨裁績遂憂死

慕容恪字玄恭皝之第四子也幼而謹厚沈深有大度母高氏無寵皝未之奇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傑雄毅嚴重每所言及輙經綸世務皝始異焉乃授之以兵數從皝征伐臨機多奇策使鎮遼東甚有威惠高句麗憚之不敢為寇皝使恪與儁俱伐夫餘儁居中

揞㨾而已恪身當矢石摧鋒而進所嚮輒潰𩀱將終謂儁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及儁嗣位彌加親任累戰有大功封太原王拜侍中假節大都督録尚書儁寢疾引恪與慕容評屬以後事及暐之世總攝朝權初建鄴聞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為大耳慕輿根之就誅也内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懷懼且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衆

何瞻仰哉於是人心稍定恪虛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踰位朝廷謹肅進止有常度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於評罷朝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其百寮有過未嘗顯之自是庶僚化德稀有犯者恪之圍洛陽也秦中大震苻堅親將以備潼關軍迴乃定恪為將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御物務於大略不以小令勞衆軍士有犯法密縱舍之捕斬賊首以令軍營內不整似可犯而防禦甚嚴終無喪敗臨終暐親臨問以後事恪曰

臣聞報恩莫大薦士版築猶可而況國之懿藩吳王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少安不然臣恐二寇必有闚閫之計言終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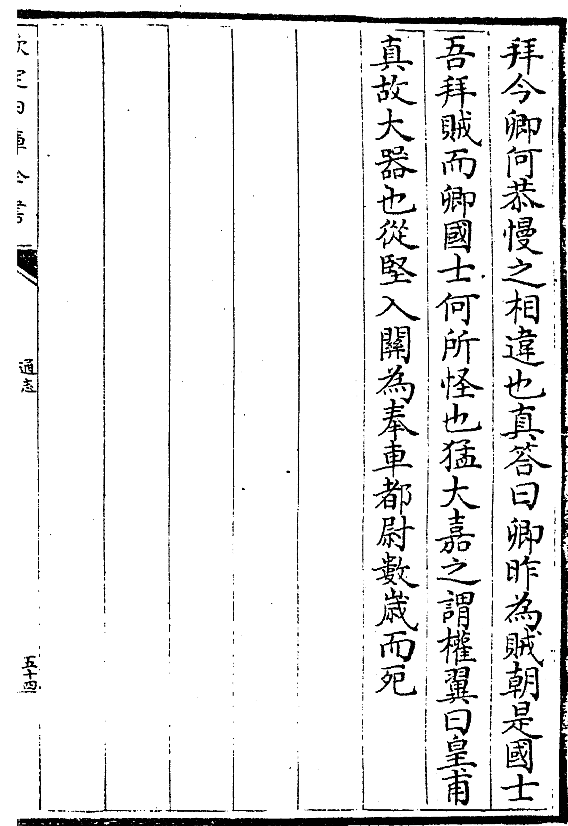
陽騖字士秋右北平無終人也父耽仕廆官至東夷校尉騖少清素好學器識沉遠起家為平州別駕屢獻安時彊國之術事多納用廆甚奇之皝即王位遷左長史東西征伐參謀幃幄皝臨終謂儁曰陽士秋忠幹貞固可託付大事汝善待之儁之將圖中原也騖制勝之功

亞于慕容恪暐既嗣偽位申以師傅之禮親遇日隆及
為太尉慨然而歎曰昔常林徐邈先代名臣猶以鼎足
任重而終辭三事以吾虛薄何德以堪之固求罷職言
甚懇至暐優答不許驁清貞謙謹老而彌篤既以宿望
舊齒自慕容恪已下莫不畢拜性儉約常乘敝車瘠馬
及死無斂財
皇甫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人也弱冠以高才庬拜為遼
東國侍郎戭嗣位遷平州別駕時內難連年百姓勞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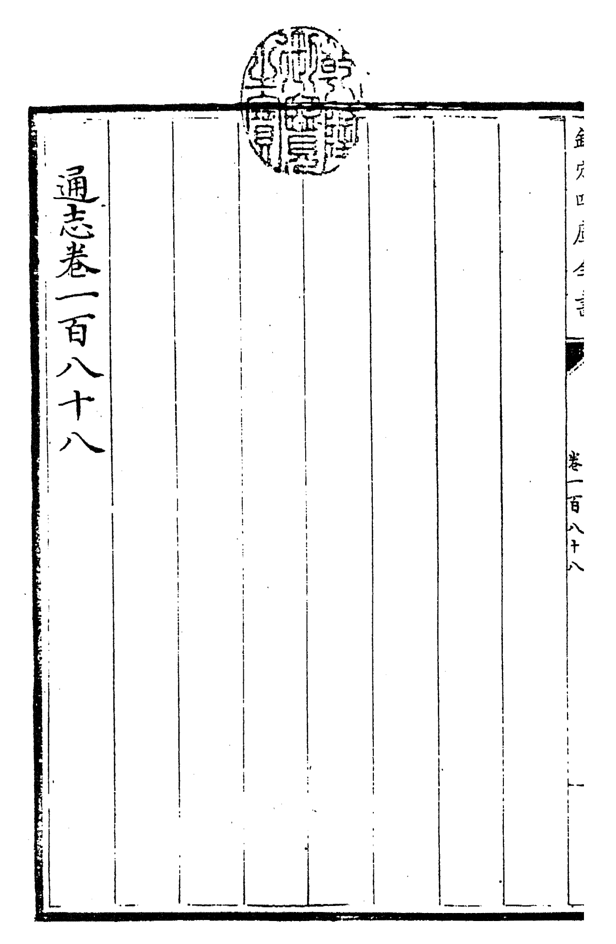
真議欲寬減歲賦休息力役不合旨免官後以破麻秋之功拜奉車都尉守遼東營丘二郡太守皆有善政及儁僭位入為典書令後從慕容評攻拔鄴都珍貨充溢真一無所取唯存恤人物收圖籍而已儁臨終與慕容恪等俱受顧託慕輿根將謀為亂真陰察知之乃言於恪請除之恪未忍顯其事俄而根謀發伏誅恪謝真曰不從君言幾成禍敗呂護之叛恪謀於朝曰遠人不服文德以來之今護宜以恩詔降乎不宜以兵戈取也真

曰護九年之間三背王命援其奸心凶悖未巳明公方飲馬江湘勒銘劒閣况護蕞爾近畿而不梟戮宜以兵算取之不可復以文檄喻也恪從之以真為冠軍將軍别部都督師還拜鎮西將軍并州刺史領護匈奴中郎將徵還拜侍中光禄大夫累遷太尉侍中苻堅密謀兼并欲觀釁隙乃遣其西戎主簿郭辯潛結匈奴左賢王曹轂令轂遣使詣鄴辯因從之真兄典仕苻堅為散騎常侍從子奮覆並顯關西辯既至鄴歷造公卿言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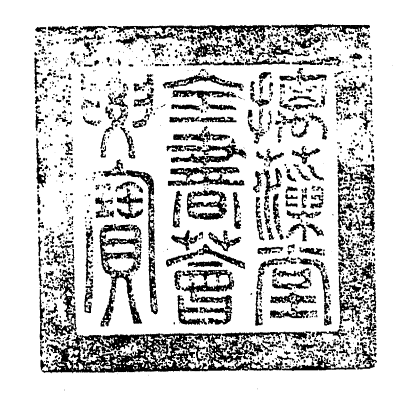
真曰辯家為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並相知在素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斯言何以及我君似奸人得無因緣假託乎乃白暐請窮詰之暐評不許辯還謂堅曰燕朝無綱紀實可圖之鑒機識變唯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地豈無智識士一人哉真亦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多君子矣真性清儉寡慾不營產業飲酒至石餘不亂雅好屬文凡著詩賦四十餘篇王猛入鄴真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乃卿猛猛曰昨




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真答曰卿昨為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怪也猛大嘉之謂權翼曰皇甫真故大器也從堅入關為奉車都尉數歲而死



通志卷一百八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郝貽詩